

HuaYan Wu Guanzhong Zhu 吴冠中·著

夜光杯文丛

画眼

文匯出版社



HuaYan Wu Guanzhong Zhu 吴冠中·著

夜光杯文丛

画眼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眼 / 吴冠中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496-1081-5

I. ①画… II. ①吴…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油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①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161 号

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

画眼

作者 / 吴冠中 插图 / 吴冠中

特约编辑 / 贺小钢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 12.25 印数 / 1—3200

ISBN 978-7-5496-1081-5 定价 / 99.00 元

夜光杯里品酒香 _ 自序

酿酒人不知酒味，倒入夜光杯请客尝。贺小钢和燕子二位卖酒女郎，每次只给客人倒一点点，怕人醉。其实我的酒度数很低，只恐酒味不足，今集篇成书，仍不醉人的。随酒配的短文，那是奉送的茴香豆与花生米，供客人看图识字或按图索骥。

醉里插花君莫笑，我是想与君共醉的，醉不了，结识酒友也美事一桩。

吴冠中

目录

夜光杯里品酒香 _ 自序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 专栏 |
2007

双燕	2
崂山松石	4
楚国兄妹	5
酱园	6
松魂	7
苏醒	8
交河故城	9
红蜻蜓	10
又见风筝	12
小鸟天堂	13

高昌遗址	14
墨海银丝	16
汉字春秋	17
岳飞的兵	18
乾陵石人	19
金桂花	20
落红	20
土地	22
补天	23
补网	24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 专栏 |
2008

乌镇	26
高桥	27
江南人家	28
都市之夜	30
天问	32
碾子	33
双喜	34
狮子林	34
伴侣	36
窗	37
夜航	38

残阳如血	39
太湖鹅群	40
桑园	41
硕果	42
水田	43
吴家作坊	44
春如线	45
长日无风	46
吴家庄	46
童年	48
故乡之晨	49
卢浮宫	50
南京长江大桥	51
墨韵	52
镇	53
春风又绿江南岸	54
草花	55
鱼之乐	56
长城	57
白皮松	58
秋无限	59
大漠	60
老墙	61
大宅	62
英国室内酒店	64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 专栏 |
2009

桃花季节	66
遗忘的雪	67
春曲	68
洪荒	70
寻梅	71
眠	72
巴山春雪	72
长缨缚玉龙	74
红灯笼	76
巴黎蒙马特	77
花果山	78
西藏佛壁	78
熊猫	80
太湖岸	80
渔家院	82
舴艋舟	83
朱墨春山	84
乐山大佛	85
石岛山村	86
十字街头	87
瓜藤	88

房东家	88
故宅	90
周庄	90
石榴	93
野菊	93
井冈山茨坪	94
微山岛	95
鲁迅故乡	96
映日	97
山花	98
鼓浪屿	99
家	100
海南人家	101
张家界	102
海浴	104
海棠	105
虎	106
海风	107
燕子觅句来	108
麻雀	108
黄土高原	110
荷塘春秋	110
花雨	112
香山红叶	113
洋阿福	114

印尼小市	114
莎士比亚故里	116
桂林	116
田	118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 专栏 |
2010

水巷	120
吕纪门前雪	121
木槿	122
都市之恋	123
四合院	124
夜咖啡	125
中国城	126
渔港	126
点线迎春	128
欢乐的梦	129
江南屋	130
江村	130
玉龙山下丛林	132
邻里	133
忆西双版纳	134
茶场	135
咆哮	136

梦	137
公园里的风筝	139
凡尔赛宫一角	139
建楼曲	140
谁家大宅院	141
红影	142
漓江	142
帆与网	144
山野	145
高空谱曲	146
阿尔泰山村	146
忆黄山	148
自家江山	148
山海关	150
海外百草园	151
天书	152
藤花	152
飞越戒台	154
蛛网	155
风吹草低见牛羊	156
日照群峰	156
窗外无月	158
黑白故里	158
霸王别姬	160
千年构思出文苑	161

月如钩	162
落户草原	163
残荷	164
野花	165
冰天雪地	166
桂林山村	167
松与瀑	168
奔	169
墨之花	170
墨海中立定精神	171
楼兰何处	172
色色空空	172
花溪	174
鹤舞	175
双白杨	176
乌江小镇	176
民族魂	178
野草	178
春潮	180
遗忘之河	181
网(都市)	182
春风	183
播	184
附：图录	185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 专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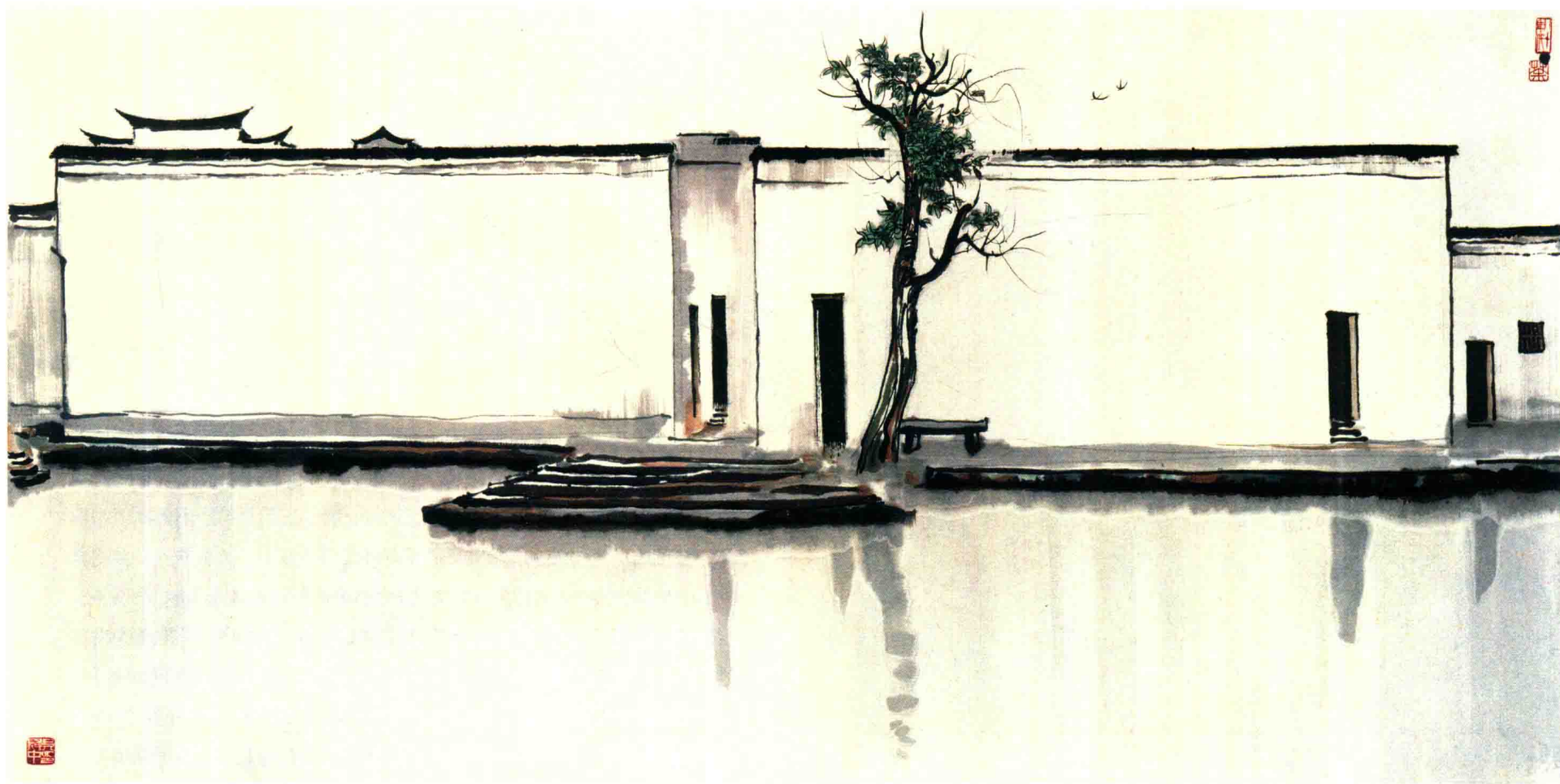
2007

双燕

80年代初我任教工艺美院期间，带领学生到苏州角直写生实习，我的研究生钟蜀珩同行，边教边学，协助我辅导。在苏州留园，学生们在太湖石中联系到人体的结构与运动，在不起眼的墙上爬山虎中提炼出感人的画面，确是体现了我对造型观察的启示作用，并发展了我的思路。在教学中，重于培养慧眼，轻于训练技术，尤其反对灌输技术，技为下，艺为上。眼睛是手的老师，“眼高手低”不应是贬词，手技随眼力之高低而千变万化。在苏州上完课，学生们返京去了，钟蜀珩随我去舟山群岛写生，没有课务，我们自由作画，疯狂作画，我不考虑钟蜀珩能否跟上我近乎废寝忘食的步伐，她却跟上了。无论多大太阳，即便在西双版纳的烈日下写生，我从不戴草帽，习惯了，钟蜀珩见我额头一道道白色皱纹颇有感触，那是写生中不时皱眉，太阳射不进皱纹的必然结果。我们离开舟山回宁波，到宁波火车站，离开车尚有富裕时间，我们便到附近观察，我被滨河几家民居吸引，激动了，匆匆画速写，钟蜀珩看看将近开车时间，催我急急奔回车站，路人见我们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猛追，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我们踏进车厢，车也就慢慢启动了。这民居，就是《双燕》的母体，谅来这母体存活不会太久了。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湖泊池塘，水乡水乡，白亮亮的水乡。黑、白、灰是江南主调，也是我自己作品银灰主调的基石，我艺术道路的起步。而苏联专家说，江南不适宜作油画。银灰调多呈现于阴天，我最爱江南的春阴，我画面中基本排斥阳光与投影，若表现晴日的光亮，也像是朵云遮日那瞬间。我一辈子断断续续总在画江南，在众多江南题材的作品中，甚至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认为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双燕》。

《双燕》着力于平面分割，几何形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对照。蒙德里安（Mondrien）画面的几何组合追求简约、单纯之美，但其情意之透露过于含糊，甚至等于零。《双燕》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即使双燕飞去，乡情依然。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燕》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我心头的艺术眼目。如1988年的《秋瑾故居》，再至1996年，作《忆江南》，只剩了几条横线与几个黑点，往事渐杳，双燕飞了，都属《双燕》的延伸。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作品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



双燕 — 墨彩 — 70cm × 140cm — 1981 年 — 香港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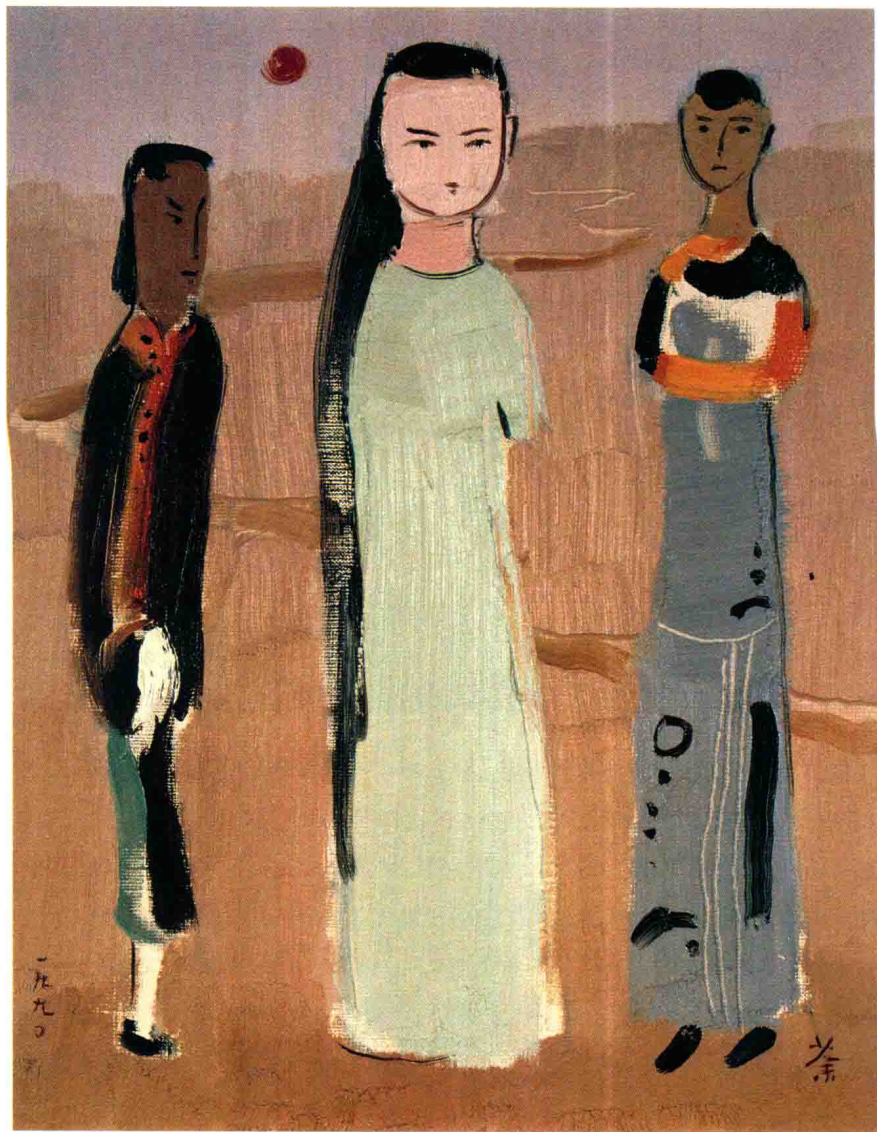
崂山松石

没有碰见崂山道士，山上山下石头多，也许道士已变成石头。石头大而黑，像伏着的牛群，也许是狮、是象，请毕加索或亨利·摩尔来看看吧，到底是属于哪家的抽象。松树，在石隙间伸长，虽然曲，漫山遍野布满了它的家族。从山下爬上山顶，一路都是瘦骨嶙峋的松陪伴着团团饱满的石，坚硬的面对照着强劲的线，曲线穿插在团块之间，团块之上。我为此作了几幅油画，都失败了。因刻画了石头坚硬之质，色彩必然偏浓重或灰暗，则劲松之骨干便难于突出，画境全失。于是改用线描，用钢笔在宣纸上勾勒，选取具典型性的石与松，在写生中同时组织构图，从山下一路采石采松画到山上，作成了一幅四尺整张宣纸的崂山松石图。素描中的石头是空白的，不涂色，只靠线表现其形体特色，这线，既表现了石头，更须同松树之线相配合，时而合唱《天仙配》，时而合演《三岔口》。

楚国兄妹

有孩子不知道丹麦在何处，告诉他，就在安徒生家里，孩子就明白了。楚国在哪里？在屈原投水的汨罗江上。极目楚天舒，毛泽东悠游在楚水，整个楚天只是他的“卫队”。滚滚东逝水，逝去的江山、兵戈都展列到眼前，臣民们便立足之地也难觅了。我来到荆州，进了楚国，寻找楚国父老。那具未腐之尸，是真真楚人了，赤裸着，他的肉与我们的肉并无差异。我到博物馆的收藏柜中找形形色色的木俑。着色木俑，你自己去构建楚国小人世界吧。全无肥胖的女俑，楚国好细腰的说法大抵不错的。我找到一个秃头高身材的男子，衣饰多变而不俗，与人亲善，如果问他点儿什么，他会告诉你新鲜事。我惊喜发现了躲在人后的年轻美貌姑娘，长发披肩，是今日时装，可惜双臂断失，成了东方维纳斯，我思索许久，这双断臂还真不好填补。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可折而不能修补。所谓缺陷美，留给人们一个鲜活的灵性，缺了点什么也无妨，切勿画蛇添足。

我捕捉了三个楚人生龙活虎的风貌，与他们交谈，在黄沙漠漠楚国的疆土上，夕阳西下。他们太真实了，我的感受紧紧依偎其神态。画成，命名《楚国兄妹》。



楚国兄妹 __ 油画 __ 42cm × 32cm __ 1990 年 __ 上海美术馆藏



酱园

酱，在平民调料中曾是主将，用途广而价廉，家家离不开酱。当我的童年，酱园是大商家，所有市镇上的酱园一色大白门墙，白墙上一色硕大的黑体字“酱园”及“乳坊”，字体仿佛也是程式的，一目了然，真乃昨日麦当劳或肯德基乎。我小学的一位女同学穿着讲究，很娇气，她家就在镇上开着酱园。

农家省钱，大都自家做酱，并以酱代酱油用。约略记得，做酱是先将黄豆煮烂，晾干，切割成许多小块，等这些豆泥块块发霉后，置入瓦缸，和盐一起搅拌，另加什么料，如何令之发酵，就记不清了。瓦缸里黄色的糊糊便是酱的前身、本身。制酱靠日照，故都在夏季做酱。怕鸡、狗偷吃或孩子耍弄，我家的酱缸置于院内房顶上，父亲每天从那个破旧木梯多次爬上去搅拌酱缸。天下雨，便用一只苇叶编织的大檐帽盖住酱缸，风吹，尚须用几块砖压住帽檐。雨停日又出，他立即又爬上去掀开帽檐，南方的夏天晴雨无常，瞬息多变，父亲太操心，不时爬上爬下总是他一个人的事，我多次想替代上去拌酱，他不放心，怕我拌不匀。终于那破旧木梯折断了，父亲重重摔了一跤，落下了残疾。

酱当菜吃，吃粥或饭均拌酱吃，将黄瓜或西瓜皮投入酱缸，几天后成酱瓜，香脆而甜咸。南方主要吃米饭，偶尔吃一次手擀面条，便如节日美餐，我们在面条里调入一点酱油，鲜极了，父亲虽不禁止，但他不用酱油，只拌着酱吃，酱油是从酱园买来的，价贵。北方人也吃酱，多半拌葱蒜吃，但从未见到南方格式的酱园，我自己不买酱，对此全不关心了。几年前到绍兴一乡镇访问，突然发现一家童年熟识的酱园，高门大白墙，白墙上仍然是硕大的黑体字“酱园”“乳坊”，字体也是正宗传统衣钵，我情不自禁画下了这幅上世纪30年代的酱园遗老像，眼前又显现了爬梯子拌酱缸的父亲，和小学同学那位酱园之家的娇小姐。



松魂

没有去泰山之前，早就听说泰山有五大夫松。想象中五棵大松该是多么雄伟壮观，它们傲踞在风风雨雨的山谷已两千余年！后来我登上泰山寻到五大夫松，只剩下三棵了，而且也已不是秦时的臣民，系后世补种的了。松虽也粗壮茂盛，但毕竟不同于我想象中的气概。我用大幅纸当场写生，轮转着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写生综合，不肯放弃所有那些拳打脚踢式的苍劲干枝，这样，照猫画虎，画出了五棵老松，凑足了五大夫之数。此后，我依据这画稿又多次创作五大夫松，作过一幅丈二巨幅，但总不满意，苦于未能吐出胸中块垒。隐约间，五大夫松却突然愤而向我扑来，我惊异地发觉，它们不就是罗丹的加莱义民么，我感到悚然了，虽然都只是幽灵！两千年不散的松魂是什么呢？如何从形象上体现出

来呢？风里成长雨里老，是倔强和斗争铸造了虬龙的身段。1985年，我想捕捉松魂，试着用粗犷的墨线表现斗争和虬曲，运动不停的线紧追奋飞猛撞的魂。峭壁无情，层层下垂，其灰色宁静的直线结构衬托了墨线的曲折奔腾，它们相撞、相咬，搏斗中激起了满山彩点斑斑，那是洪荒时代所遗留的彩点？我从向往五大夫松，写生三松，几番再创作，最后作出了《松魂》，其间大约五年的光阴流逝。画面已偏抽象，朋友和学生们来家看画时，似有所感，但也难说作者有何用心与含义，当我说是表现松魂时，他们立即同意了。生活中的素材和感受，被作者用减法、除法或别的法，抽象成了某一艺术形式。



苏醒

苏州郊外光福镇司徒庙里有四棵汉柏，名曰：清、奇、古、怪。这四棵汉柏确是汉代遗民，身躯硕大，姿态突兀，使人感到性格倔强，是大夫，是将军，是神话中的天神……它们阅世两千年，依然壮实而苍翠，中外来宾闻名赶到这小庙里来瞻仰风采的络绎不绝。一棵挺立，曰清；一棵斜倾，曰奇；一棵虬曲，曰古；一棵伏卧，曰怪。其实四棵巨柏都很怪，干枝交错穿插，彼此也已难分难解，其中有的是被雷击毙后又从伏地枯死的枝干上长出新躯体。

是枝亦是根，是根又成枝，曲折往回，龙盘虎踞。我不再着眼于躯体的复活，而想表现精魂的苏醒。于纵横捭阖中崛起，浓墨重彩的抽象形式动荡中显示精神统治的威力。

2008年，我到苏州博物馆展画，再次拜谒古树，庞大、开阔、苍劲，两千年高龄，未修边幅，老而美，令人仰止。我题词——数度来朝汉柏，如拜屈原，民族之魂，中华之形，愿世代子孙，独立如此风骨。

交河故城

邮政通信已遍布全国，穷乡僻壤，深山孤居，均有邮递员骑自行车或步行去送邮件。但高昌和交河不通邮路，难与汉、唐臣民对话。

80年代到吐鲁番，气温四十几摄氏度，火焰山脚下甚至达六十来摄氏度，鸡蛋暴晒便熟。高昌和交河两座故城的泥墙早就被烘干成了石头城。我挥汗在这两座火热的故城中寻寻觅觅，想勾勒皴擦出剥落了的残骸，辨认繁华辉煌过的痕迹。史学家在此说不尽古国往事，画家在形象的起伏与破落中剖析沧桑之变，铭刻下怀念与感伤。断垣残壁，曾是高墙大宅，密线繁点，掩盖了当年人间彩色。

历史长河没有湮没这两座故城，成了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我用同样的材料和一般大小的画面表现了高昌和交河，是思古的姊妹之篇，不意这两篇故城赋后成了拍卖市场的宠儿。



交河故城 — 墨彩 — 106cm × 102cm — 1981 年

红蜻蜓

回忆 1966 年前后的生活情况，我家住的大杂院正对着北海公园后门，风平浪静的时候，当工作之余或节假日，我常去北海散步。疾风骤雨，天降“文革”，谁也无心信步园林了。大约 1966 或 1967 年的一个冬日，不知何故，我独自悄悄又步入了北海。那一年，夏日的荷花虽照旧盛开，并结了莲蓬，但秋来无人收拾，冬天，残荷及莲蓬统统冻死在冰层里，冰上留有残雪，白的雪和亮晶晶的冰托出凌乱的枯死的残荷，叶子都败落，而许多干茎仍矗立着，显得格格外挺拔，格外乌黑，我如见一群站立着的僵尸，又仿佛是加莱义民之群。视觉刺激的强烈效果引发我的创作欲望，我从心底想作这幅冰雪残荷，并考虑该有一只猩红的蜻蜓飞来栖止在那最高的干枝的顶端，用羽翼抱住脑袋，她，聊充惟一的凭吊者。

显然，冬天见不到蜻蜓，但蜻蜓无处不在，她永远被儿童追随，被游心于艺之人追随，波涛汹涌的脑海里岂能没有红色的蜻蜓。终于我没有敢动手作这幅站着冻死的残荷，哪怕偷偷躲在屋里画，不让任何人看见，也不敢。那时候，我们这些“反动权威”被剥夺了作任何画的权利。心的震撼而萌发的画之苗也

就同残荷一样冻死在冰雪中了。

1996 年的夏日闷热，气压低，许多老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但儿童可欢了，他们举着网兜在庭院里奔跑着套蜻蜓，成群的蜻蜓在穿梭，而且飞得很低很低，几乎伸手就可触摸到。往事，不，往日的情思突然浮现到眼前来，那幅胎死腹中的冰雪残荷似乎又复苏萌动了，我决心追捕逝去三十余年的画意。因我平时不画，也不注意昆虫，便向孩子们讨了一只蜻蜓，仔细观察，虽无红色的，结构基本一样，当无误。

我动手一连作了三幅油画残荷，第一幅色调不错，线面交错曲折多姿，红蜻蜓锦上添花，但整个画面效果未越出“一天风雨乱残荷”的抒情诗境，与站立着死去的乌黑的僵尸并不相关。后两幅改弦易辙，一次次强调直线纵伸，追求悲剧气氛。美术美术，画家凭美感营造画面，但美的品味、品位复杂多样，创作观念差之毫厘，笔底便失之千里，作者如不能牢牢把握住每幅作品独特的意境及美感，往往易中途走调，结果落入习惯性画法的常套中。怕苦涩，苦涩之美有人欣赏吗？苦瓜却早已成了人们接受的美食。



红蜻蜓 __ 油画 __ 46cm × 46cm __ 1996 年